

# 《北西厢弦索谱》 遗音绝响重现人间

周凡夫

失传三百年的古谱《北西厢弦索谱》的音乐，在十月十二日于香港大会堂举行的陈蕾士古筝音乐会上重现在听众聆赏。

北西厢与“南西厢”的产生

唐代河南元稹所写的崔莺莺与张生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在过去千多年来，成为中国历代戏曲、小说的著名题材。与苏轼同时代的北宋诗人赵令畴，即以十二首商调蝶恋花写成鼓子词，南宋又出现莺莺六么杂剧。

元稹《会真记》中写张生对崔氏“始乱之，终弃之”，莺莺的悲剧性结局使人同情，而其悲剧性格亦被刻画得很成功。赵令畴的鼓子词虽对结局提出了看法，但没有加以改动。到金代说唱文学家董解元写成《西厢记》诸宫调时，才将结局改为私奔出走，以大团圆收场，突出了崔、张二人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浪漫形象，大大扩展了原来传奇小说的内容思想。

到元代王实甫在《西厢记》的基础上，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鸿篇巨帙来写成杂剧《西厢记》剧本，就更是风行一时，名垂至今。直至明、清两代，《西厢记》之剧本注家蜂起，刻本繁多。明代时，李日华、陆采等人又各自将《西厢记》配合南曲演唱，称为南西厢，流行于南方一带；而配合北曲的称为北西厢。

## “北西厢”绝响重现的经过

“弦索”在元、明两朝均指三弦，原为蒙古人用之乐器。“弦索”一词后更作为北曲代称。所谓《北西厢弦索谱》，便是指用三弦伴奏、以北曲来唱西厢记的乐谱。南西厢由于保存在昆曲乐部中，能唱者仍有人在，至今未成绝响。但北西厢却因久无人唱，曲谱沦佚，数百年来已成绝响。

现时北西厢的遗音有机会在香港重现，得以兴灭继绝，实是本港已故著名中国音乐学者张世彬钻研之功，和著名古筝家、音乐学家陈蕾士，海燕艺术学院主持人，热心于中国民族音乐的李一帆奔走之力。

据陈蕾士先生表示：现时可找到真正属于北曲系统的尚有：清人汤折贤传谱《太古传宗琵琶调西厢记》、

《纳书楹西厢记全谱》和《北西厢弦索谱》。论出版时日，以《北》谱最早，约在清顺治年间。张世彬先生即以北谱择要译为现代乐谱，以便后学咏唱。

张世彬先生生前为中大中国音乐资料研究馆馆长。他根据辗转自日本带回来的沈远《北西厢弦索谱》的工尺谱，译成现代简谱，可惜未及出版人已病故。及后陈蕾士先生在其遗赠给中国音乐资料研究馆的书籍文件中发现北西厢之手写译稿，即推荐予中文大学出版社，以求抢救此一濒于灭绝的中国文化，及复在黎明先生的奔走下，《北西厢弦索谱》之简谱译本，终于在年前出版面世。

## 陈蕾士的考据意见

据陈蕾士先生表示，《北西厢弦索谱》他看过两种版本：一为楷书、一为宋体。张译谱本为宋体字，是明末沈远在清顺治年间定稿，题签作“新鐫增定古本北西厢弦索谱”，并题有“西湖钓史壶继佐伊璜氏鉴定、东吴逸史袁于令箴庵氏参著、天花藏主人补辑”等字样。但在目次之后，第一出曲谱之前，未见有沈远名字，故推断当时该作品已成曲坛名著，作者已是人们共知的事。

陈蕾士先生于出版序言中透露，由于南曲常用五声，北曲则用七声。宋以前的乐曲中，不仅用七声，“凡、乙”二音之外亦有用半音。现时张世彬先生所据译述的古谱，不仅标明属北西厢，更满眼“凡、乙”谱字，故推断为失传已久的北曲乐谱。

不过，这本古谱应该是三弦的伴奏谱，张世彬先生则有意将之转为歌曲谱，使能为人们演唱，以广流传。在考虑及近代中乐的习惯，伴奏与歌声之旋律通常相同，不同的在于三弦发声短促，伴奏时需连弹数声，译为歌唱谱时便为数短声拼合译为一长声，有伴奏如无唱腔之处则以休止符代替。译例主要依据杨荫浏所著《西厢记四种曲谱选曲》中的意见。

## 重视北曲韵味的困难

陈蕾士先生在出版序言中还特别提出的是：译谱

与原谱不同之处，是将“上尺工凡”依惯例译为简谱“1234”，“凡”音译为“4”当是权宜之法。因在古代音阶中，“凡”是变徵、是“5”音之低半度，“4”却是“5”之低一全音，此音宋代已有“下凡”之称，与“凡”音是不同的。故他认为按谱式唱的要加以留意。

此一译谱之手稿，于四年前陈蕾士先生与李一帆先生各研读时，大家已有一种将之演出，使绝响重现的欲望。为此，李一帆先生赴日本时，更特别跑到京都大学去参考过珍藏的原谱，并翻阅有关资料，请教对北曲有认识的专家，并在港不断找人以各种方式试唱，以求能以最接近原曲的韵味风格，将之重现于二十世纪的音乐厅中。

由于北曲之演唱韵味，至今已无具体之参考资料，其板眼符号与运腔规律，绝不同西洋声乐唱腔。幸而今日对北曲有所认识研究的，虽不易遇但尚有人在。结果在多位人士的协助下，找来了前湖北汉剧著名演员徐倩伶、及著名三弦演奏家朱黎容试演。

徐倩伶年前自中国大陆来港，对汉剧、戏曲唱腔、民歌的唱法都有研究。难得的是她并未受西洋声乐唱腔的影响；同时，为力求接近原来曲调之韵味，三弦伴奏方面，避免用和声之形式，仅按戏曲知识，用基本三弦指法演奏。

#### 初次试唱三唱段

在考虑到北曲字多腔少的特点下，演唱时尽量避免加花，基本上根据乐谱所记演唱，但以能清楚而舒服地将歌词字音吐出为原则，而徐倩伶更表示这次“大胆”尝试，她是在尽量捉摸歌词之内容感情，将一些民间戏曲唱法，融合民歌唱法来表达。

张世彬之译谱仍按原曲分为“卷之一”及“卷之二”，各有十节。

这次试演，无法，亦无须将全曲搬演出来。在考虑到要介绍给现代听众的要求，故此，今次选取了三首均为莺莺唱的唱段，用北京话演唱，包括“卷之一”中的寄书（仙吕宫）第一、二段，“八声甘州”与“混江龙”，听琴（越调）中的“斗鹤鹑”，卷之二的逾墙（双调）第一、二段“新水令”及“驻马听”。都是篇幅略长、多音、有旋律性和戏剧性的唱段。

在多番推敲研究，多位学有专长的专家指导下，李一帆先生为求使这次古谱绝响重现能够达到更高的要求，更特别在演出前安排了一次雅集式的试唱欣赏，邀请了黎明、陈蕾士、梁论锦、吕炳川、叶明媚、黎键等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专家、和一些从事声乐、音乐教务的音乐界人士聆赏，并提供意见，以作参考改善。李先生对这次遗音的演出态度，确是认真和重视的。

#### “北西厢”实已南曲化

细观张世彬译述出来的《北西厢》歌谱，一字多音很普遍，唱来字少腔多，却有袅娜婉转南曲韵味。北曲字多腔少，重词情而不重行腔的特点反而较少。

此点现象据杨荫浏以前的考证见解，认为（弦索调）由北地流行到杭州，明代中叶已“南曲化”。而未经“南曲化”的北曲之弦索调实早已沦佚了。沈远于明末在杭州写《北西厢弦索谱》，虽为求重现北曲韵味，然亦将无可避免“南曲化”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沈远之《北西厢》，旋律朴厚，词曲均具古意，在两位唱者与奏者的用心下，曲调唱来不仅典雅，风味接近，且有感情，听来耳朵很舒服，没有那种中、西唱腔混杂的非驴非马感。因此，大家都感到基本且已很能传达三百年前的古曲韵味。路的方向是走对了，这确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张世彬如泉下有知，亦当可告慰矣。

## 第六届亚洲音乐论坛

（本刊专讯）10月9—16日国际音乐理事会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音乐委员会合作，在平壤举办了“第六届亚洲音乐论坛”和“关于亚洲的传统音乐及其继承、发展专题讨论会”，并举行了“亚洲各国民族音乐录音展览”。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58位代表参加了盛会。我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李凌、常务理事常苏民、关鹤岩、金震等四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广播电视部中央台康普、黄炳琦，国际台郭瑞等三位代表。李凌同志作为特邀评委参加了评选工作。

本届有16个国家选送了本国的传统音乐节目，经评委选出优秀曲目29首、推荐曲目31首。我国箏独奏《香山射鼓》、笙独奏《阳关曲》、琵琶独奏《新翻羽调绿腰》、鼓乐《鸭子拌嘴》等四曲被选为优秀节目；合奏《普天乐》、舞蹈带伴唱《观鸟捕蝉》、鼓乐《老虎磨牙》被选为推荐节目。这些节目将由亚洲及世界各国广播电台介绍，借以促进各国民族音乐艺术的繁荣。

国际音乐理事会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9年，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它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各种不同音乐文化的文流和研究。